

赵 恺 赵锐◎著 作家出版社

诗雕·看梦

◆上卷

诗雕

散步人生

紫砂壶

蛭蛭

鸽子

洪泽六记

聊书

绝响

说茶

难得浮生似白鸥

席桥

鹰巢

苏北笔记

木雕家如是说

木笛

◆下卷

看梦

习惯

老人和猫

故乡的伟人

口哨

壶道

日本扑克

沙鸥

窗外的风景

中国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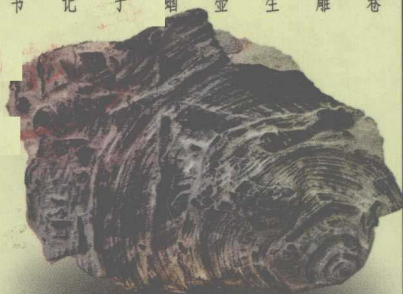
吹坝

歌乐山

甘熙故居

我来到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生命的分量



父 女 散 文



1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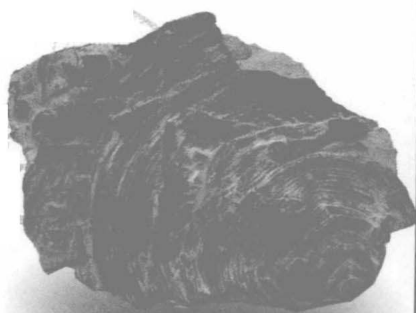
559

(2)

诗雕·看梦

赵恺 赵锐◎著

作家出版社



下

父 女 散 文

父 女 散 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雕·看梦/赵恺, 赵锐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3

ISBN 7-5063-1867-9

I. 诗… II. ①赵…②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060 号

诗雕·看梦

作者: 赵恺 赵锐

责任编辑: 萧轶

装帧设计: 朱迎春

版式设计: 朱迎春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江苏省总工会机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60 千

印张: 18

印数: 1000

版次: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67-9/I. 1852

定价: 40.00 元(上、下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跋

赵锐

转眼已年近而立。如果从第一篇相对摆脱了作文底色的散文《猫》算起，执著无悔地咬文嚼字居然也有14个年头了。贾谊、王勃、骆宾王这些先贤们就不用说了，在这个年龄上，即使萧红、张爱玲们也以风格独特的作品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殚精竭虑了14年的我，却不过攒下一点敝帚自珍的文字罢了。

我当然没资格跟贾谊们较劲，因为本来就不是文学选择了我，而是我自己生生缠住了文学。尽管我极明白“成事在天”的道理，但不知为什么，一拿起笔来就控制不住“谋事在人”的冲动——这，且为之奈何？其实说到底，人生总得寻找一些自娱娱他的方式，写作便是很不错的一种。贾谊王勃未

必一定就有什么文学的使命感,反之,有文学使命感的也未必就能成为贾谊王勃。一生能够尽心于一件想做又值得去做的事便已经很不错了,用得着去琢磨那既无所谓有又无所谓无的“结果”吗?反正我很幸运,因为我毕竟选择了文学。

不能不感谢我的父亲,毫无疑问,我的自然生命和文学生命都是他给予的,虽然他从没正式表示过希望我继承他的衣钵的意思。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继承的,比如天赋。但如果父亲看到这本书能够高兴,那么我将非常满足。

目 录

1. 习惯.....	1
2. 老人和猫.....	3
3. 故乡的伟人.....	5
4. 口哨.....	8
5. 壶道.....	11
6. 日本扑克.....	13
7. 焚书.....	16
8. 沙鸥.....	19
9. 手.....	21
10. 另类人.....	23
11. 窗外的风景.....	27
12. 尘音喧嚣.....	30
13. 怀念爆竹.....	33
14. 书与人的流亡.....	35
15. 一幕.....	38
16. 享受和平.....	41

17. 新婚别·····	44
18. 吴贻芳与菊花台·····	49
19. 献给 1937 年的白玫瑰·····	53
20. 半截挽带·····	61
21. 中国音乐·····	63
22. 圆融的果子·····	66
23. 石琴·····	70
24. 真真假假《雨后帖》·····	73
25. 吹坝·····	78
26. 依依惜别话“泽存”·····	81
27. 去看《老房子》·····	83
28. 画鬼·····	86
29. 南石斋小记·····	88
30. 胡锦涛泪湿《桃花扇》·····	90
31. 北京·····	93
32. 歌乐山·····	96
33. 寻访韩信·····	98
34. 中华门·····	101
35. 西方寺闻雷·····	103
36. 一树一塔·····	106
37. 佛境·····	108

38. 甘熙故居·····	111
39. 穿过隧道·····	114
40. 梅花山上看樱花·····	116
41. 两大名寺一住持·····	118
42. 打猎·····	121
43. 书香门第·····	125
44. 上海情结·····	132
45. 我来到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140
46. 爱穿旗袍的智慧女神·····	146

47. 猫·····	154
48. 看梦·····	157
49. 满月·····	160
50. 牌局·····	162
51. 结婚·····	165
52. 妈妈的病·····	168
53. 寒窗夕照·····	170
淑 女	
时 代	
一剪梅	
醉 酒	

布景街

伴我到天涯

雪夜你让我独行

54. 活	194
55. 沉默是病	197
56. 财富	200
57. 书奴	204
58. 四十不惑	207
59. 羡慕自己	210
60. 人在旅途	212
61. 赶上潮流	215
62. 三天的故事	219
63. 幸福在哪里	224
64. 放生	228
65. 开出租车的故事	232
66. 偶像	236
67. 都市的月亮	239
68. 南京的野菜	241
69. 推销美丽	245
70. 坝者	249
71. 阍者	253

72. 跨入新世纪·····	258
73. 街心公园·····	260
74. 病友素描·····	263
75. 生命的分量·····	274

跋

习 惯

曾经,我只习惯属于我的一切。

我习惯我的小屋:窗帘半掩,阳光斜射,文竹默立,音乐飘逸。有形无形的一切,都按我的习惯组合在一起,随即又变成我的一个新习惯。

我习惯独自在小道上散步。春天的露珠,夏天的蛙鸣,秋天的萤火,冬天的冰雪——它们和小道血肉相联,使生活之路色彩斑斓、情趣迷离。我习惯沿着小道走向那棵老树,它潇洒地挺拔在路的尽头,仿佛一尊青铜的塑像。

我习惯默默倚靠着它,在微风中倾听树根那极为认真的吮吸,听树汁在热血般奔流,还有叶片,总是不停地在说呀说呀,就像一群稚嫩的乡下妹子。虽然听不懂,但我习惯。我还习惯在心里与老树长久地对话,虽然老树从来不做回答,但是,沉默其实正是我的期冀。

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披着晚霞踱到树下。在一片静谧之中,老树忽然开口打破了我的习惯。“平庸有平庸的习惯,崇高有崇高的习惯。”它说,“最初的习惯往往像蚕丝,一根根看起来都那么柔美可爱、晶莹剔透,可当它们一旦成为茧,就会把你紧紧束住、困扼致死呢。”

“作为一棵树,我曾习惯于温室。我习惯人造的太阳,人造的风雨,以及在那个人造温柔哺育下的人造的梦幻。一间

温室不就是一粒树种的全部世界吗？——那是幼年。

“少年，我习惯苗圃了。真实而有限的太阳，真实而有限的风雨。新的土壤培养新的习惯，我开始习惯有限的真实。

“之后，我习惯了森林。生长是森林的道德和法律。树木懂得横生的枝节既耗费养分又妨碍别人，所以只向上。一心向上，所以彼此淡泊。近在咫尺而不作胶漆状，它们维护着各自独立的思想，然后互相尊重。在森林里，我习惯了无限，无限的天空让我觉出了自己的渺小，于是我不再好高骛远，安安心心把根更深地扎进肥沃的泥土；我习惯了无情的风霜雪电，它们用锐利的锋刃欺凌我、砍伐我，但我在流血抗争之后，总是又习惯地支撑着大地重站起来。生存是生命个体的权利，我习惯让生命充实稳健。

“现在，我习惯了岁月。我把时间和空间组合成一种象形文字珍藏在心之深处，这种象形文字，人们习惯称它为‘年轮’。

“青年、壮年，我习惯伸展枝叶为小草遮风挡雨；暮年，我习惯让叶片悄然飘落化为沃土。追求浪漫者习惯把我的叶片夹进日记本，他们说，那是无字的诗——当然，我习惯他们的习惯。”

——于是，从那天起，我忽然不习惯起来。

老人和猫

老黄猫简直成了婆婆的一部分，他永远那么安闲地蜷缩在婆婆的膝头，眯缝着双眼，微皱着眉头，婆婆懒洋洋的，他也懒洋洋的。

婆婆说，阿黄十岁了，该养养老喽。他刚来的时候，我的头发还黑着呢，那时他可是一只勇敢能干的好猫啊。听了婆婆的话，我不由对阿黄产生了敬意，他的肥硕因而也变得可以原谅了。

家里静悄悄的。婆婆独自坐在又软又大的老藤椅里，看流云，看飞鸟，看丝瓜藤一寸寸攀援上升。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唱着，无所谓什么节目，也无所谓什么电台，只要有一个声音安慰着婆婆，告诉她大千世界就在她的身边也就行了。阿黄在她膝头打着呼噜，影子般陪伴着婆婆。流云飞尽，飞鸟归巢，丝瓜藤笼起了绿荫，婆婆打起盹来。苍白的头耷呀耷呀，渐渐就和阿黄的头碰到了一块儿……

阿黄的失踪其实是必然的。婆婆说：阿黄被人拐走了吧？我们的阿黄多讨人喜欢呀。我知道猫儿老了总会离家另寻一方安乐土的，阿黄够老的了。婆婆难道真的猜不到？

新来的居然又是一只黄猫。摇摇晃晃，站也站不稳，大大的眼睛还笼罩着小猫所特有的薄膜，楚楚可怜。初来乍到，他怯生生叫个不休。婆婆心疼了：乖乖想妈妈呢。小家

伙跟阿黄长得一个样，该不是阿黄投的胎吧？寡言的婆婆唠唠叨叨，从藤椅里站起身，蹒跚蹒跚找出阿黄用过的一套餐具，忙着给小黄做饭。如果说阿黄是婆婆的朋友，小黄则是婆婆的孩子。于朋友多的是默契，于孩子多是慈爱。

一回生，二回熟。没几天，小黄就调皮起来。窜上爬下，奔前跑后，一片树叶会成为他最好的玩具，任何动作都会引来他敏捷的攻击。婆婆的秩序被打破了：花草东倒西歪，花瓶粉身碎骨；金鱼暴死，画眉夭折；睡觉时它偏要隔着蚊帐与你逗趣，吃饭时他则赖皮地向你讨食……颤微微，婆婆举起拐杖，小黄却圆瞪双眼躲在桌腿后跃跃欲试。拐杖终于轻轻落下，小黄猛然窜出扑住杖头，抱在怀里又啃又蹬就是不放。婆婆笑了。就这样，小黄牵着婆婆的目光跳上蹦下，婆婆迈着细碎的步子跟着小黄转，大藤椅挽留不住婆婆了。可是在忙碌中，婆婆的脚步分明越来越轻快，婆婆的笑容分明越来越舒展：是小黄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生命力真好！

直到有一天婆婆夸赞道：小黄现在可懂事了。我才发现小黄长大了，长大了好多好多——它真像阿黄，尤其是趴在婆婆膝头打盹的样子。

不久，我终于又看到了那幅画面：婆婆深深在陷进软软的藤椅里，一束夕阳柔柔地照着她，灿灿烂烂。她的头耷耷呀，渐渐和小黄的头碰到了一块儿，头发雪一样白。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唱着，不知道唱的什么……

故乡的伟人

苏北淮阴是我的故乡，也是周恩来的故乡。我还不甚懂事，就已经知道家乡出了一个伟人叫“周总理”。总理逝世时，我年仅5岁。尽管并不懂得失去总理的确切含义，却真诚地为一个让家乡人惦念不已的老乡而哭泣。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因饮食、玩耍、生病之外的事情流泪。

对总理的了解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深入。从他祖父的迁居淮阴，到他父母的成家立业；从大鸾的诞生，到大鸾的过继；从乳母的慈爱，到继母的家训……尽管这个名叫“恩来”的淮阴人年仅12就离家北上，尽管这个名叫“恩来”的淮阴人从此浪迹天涯再也不曾回过故乡，尽管这个名叫“恩来”的淮阴人早已超越了淮阴而属于全中国、全世界，但淮阴人还是一代代一往情深地念叨着他的乳名，呢喃着他的轶事。“没听见他说的是一口淮阴普通话吗？”淮阴人喜欢这么自豪地反问异乡人，乡音未改不正是他寄情故土的明证吗？

平原地带少有风景，总理故居便成了淮阴人经常光顾的名胜。于是，那座青砖青瓦的宁静院落，在学校组织集体参观时便成了肃穆的教育基地，在逢年过节阖家观光时便成了爽心的度假场所，待二三友人结伴同游时，则又成了探幽寻秘的神奇所在了……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一年年

长成为淮阴人。身为淮阴人，你可以不知道家乡的其他伟人，比如韩信，比如枚乘，比如吴承恩，但你决不可以、也不可能不对周恩来的故事耳熟能详。

转眼，已到了伟人恩来百岁诞辰的1998年。世易时移，人们对总理的热爱和思念却并未随着时间、空间的变换而转移。聆听着人们对总理的声声呼唤，我不禁重新思索伟人与故乡的关系。不少人是因为接受过他直接间接的关怀而心存感激，可我们普普通通的淮阴人，凭什么会莫名地觉得总理与自己有着特殊的联系？事实上，他留给故乡的物质财富并不丰厚，一片油漆斑驳的老屋，一口窄小深邃的水井，一块虽然失去主人浇灌却仍然繁衍绿色生命的土地，如是而已。他没为淮阴造一条公路、架一座桥梁，他没修一所学校，没建一处工厂，甚至连亲侄女的工作，都没有做出简单的安排，他哪里像一个老乡？故乡人给他捎去一点故乡的茶馓，他却把钱和粮票一一算清，哪有这样的老乡？他倒的确为整饬淮河殚精竭虑，可漫漫淮河哺育的又岂止淮阴这一方土地？……

在不久前的出差途中，我忽然找到了答案。路人问我籍贯何方？我答淮阴。人家一脸茫然。情急之中我补充一句：“就是周总理的故乡啊。”人家立刻恍然。然后，话题便围绕着总理自然展开。不必介绍淮阴的历史，不必描述淮阴的现在，更不必渲染淮阴的风土民情，我只把总理与故乡的故事细细道来，人家便面呈向往之色。最后，人家与我殷勤道别，并一再主动允诺：“有机会一定到你们淮阴看看。”两人依旧不知名姓，但心理距离已显然被我们共同的总理拉得很

近。望着那人远去的背影，我想：淮阴人诚然不曾从周总理那儿得到过什么实惠，但淮阴人不是分享了他精神的光辉了吗？世上的伟人多如星辰，可只有周总理完完全全属于淮阴，哪怕他隔得再远，我们也能在淮阴的土地上找寻出他的足迹，在淮阴的空气里分辨出他的呼吸，在淮阴的话语里品味出他的性格。

其实，所有的伟人都将为故乡构筑一座精神的殿堂，无论他愿不愿意。所有的故乡人都会参拜这座神圣的殿堂，无论他自不自觉。没有了伟人的土地是贫脊、荒凉的土地，而淮阴因为养育过周恩来，则将永远富足，永远安康。